

恋爱中的妇女

〔英〕戴维·赫·劳伦斯 著



D.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据 Penguin Books 1980年版译出

恋爱中的妇女

〔英〕戴维·赫·劳伦斯 著
梁 一 三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一·二〇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25印张 2插页 466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 245册

ISBN 7-5059-0086-2/I·58

书号：10355·1086 定价：4.50元

代 前 言

弱者?强者?——社会和人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David Lawrence Herbert, 1885—1930) 在本世纪西方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他的声名几起几落,最后被公认为是英国小说大家,又被称为是本世纪最富独创性、又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要了解劳伦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一读他的小说《恋爱中的妇女》。

小说洋洋四十余万言,情节却并不复杂,里面写了两对情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美丽妖娆的女雕塑艺术家古德伦从伦敦返回故乡,在旁观一次婚礼仪式时见到了年轻英俊的矿主杰拉尔德。她一见钟情,决心要了解和征服那个被她视为“狼”的男人。督学伯金是一位孱弱、敏感、性格内向的男性,他同睿智多才的女人赫麦恩妮做了多年的情人,却一直得不到对方真心的爱。他由委屈而生愤怒,由愤怒又转为绝望,只得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温顺善良的中学女教员、古德伦的姐姐厄秀拉。两对情人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其中充满了吸引与排斥、爱与恨、灵与肉、生与死的矛盾,最后以杰拉尔德葬身雪谷,古德伦与矮小丑陋的德国艺术家私奔,伯金和厄秀拉移居意大利而告终结。粗眼看去,这似乎是一篇言情小说;难怪当年伦敦一些趣味低下的小报要振振有词地宣

告它是一本专门研究腐化堕落行为的书。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见解就未免过于庸俗和浅薄了。其实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作家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

劳伦斯对书中的几位主人公倾注了满腔热情，这些人物在生活中也各有其原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伯金了，我们不难在他身上觉察到作者浓重的身影。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了解了 他，也就不难了解作家本人了。

初翻此书，他给人的印象并不好。我们看到的好象是一个怪癖孤独的人，是生活中的弱者。有人在写劳伦斯的传记时，用了《女人的儿子》作为书名，这真是点睛传神的一笔，把劳伦斯天性的某个方面揭露无遗。书中的伯金似乎也是这样一位“女人的儿子”。在女人面前，他总是弱者。在男女关系中，他貌似高傲，言辞激烈，却始终扮演了一个儿子的角色——要求属于人，要寻求安慰和庇护，要找到精神上的母爱。在情妇赫麦恩妮跟前，他串演着绝望的爱慕者和受保护人的可怜的小角色，只是满足了对方的虚荣心和占有欲。一当在炉火煎熬中他试图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时，那举动就又可笑又愚蠢，活象一个耍脾气的小孩子，这难免不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只能抱伤而去，躲开人类，一个人赤身露体在草木葱茏的山坡上翻来滚去，恳求自然母亲的宽慰了。向厄秀拉求爱的过程，也读着让人难受，忸忸怩怩，作势装腔，拖拖搿搿，若不是厄秀拉的纯真善良和一片痴心，险些又以悲剧收场。在朋友那里，他同样是弱者。他爱着杰拉尔德，是杰拉尔德唯一的朋友；不过，我们总感到那爱中掺杂了过多的女性气息，是一种只求献身的阴柔的爱。这种爱并没能使朋友敬重他，杰拉尔德最终还是和古德伦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又正是伯金满怀崇拜，想爱而不敢爱的女人。在社会上，伯金的处境就更可怜了。他遭人轻视，受人奚落，

成了为众人嘲弄的傻瓜，在英国找不到存身立足之地，只好携妻逃向遥远的意大利。

可是再细细地品味，他似乎又是一个强者。这种强表现在精神方面。在腐败、堕落、已走向死亡和溶解的人类社会中，他不仅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头脑，还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气度。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低下身份，他执着地追求在英国中部地区屈指可数的出身于富贵之家的一位名媛达数年之久；而且还不满足于名义上的情人关系，要争取在肉体上也做那个女人的主子。在和后来的情人厄秀拉的交往中，他宁让欢情破裂，也不肯委屈求全；在他那懦弱可笑的言行的后面，自有一种坚强的意志——对方必须信奉服从他关于人生的诸般见解。在杰拉尔德面前，他也是柔中寓刚，用自己清醒深刻的思想同杰拉尔德的世俗偏见一直斗争到底，甚至还在一场角斗中从肉体上战胜了杰拉尔德。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他也从没有投降和同流合污，而是即便与全人类为敌也不肯稍改初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弱者？还是强者？作者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人物呢？这里我们就要管窥一下作者的哲学思想了，哪怕是挂一漏万也罢。

社会和人，两者是什么关系，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劳伦斯的心目中，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小说里，他笔下的人物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形社会机器，杰拉尔德、赫麦恩妮和古德伦便是。他们这些人与社会融为一体，一位是大工业家，一位是社交界名流，另一位是艺术界的新星；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都是佼佼者 and 强者。不过在个体的人的意义上，他们又不免是弱者和失败者。赫麦恩妮终于未能控制住伯金，在同厄秀拉的情场角逐中成了失意的一方。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爱情则是以悲剧结尾：在低下的肉

欲方面他们得到了满足，但是在试图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方面却横遭惨败。他们这些人都完美地实现了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成了社会的精良的工具和优美的附属品；而一旦要从社会范畴中跳出，进到真实人性的层次时，他们便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举步维艰了。

另一类就是伯金和厄秀拉那样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是不待志而默默无闻的，他们害怕社会，诅咒社会，又逃避离社会，显而易见扮演了弱者的角色。不过，在人性的意义上他们却是真正的人。他们最终赢得了幸福，尽管那幸福是虚无缥缈的。

通过这两类人物的对立，小说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现代社会同人性是尖锐对立的。你在两者中只能择取其一。要么你看重前者，成为人形社会机器，让自己人的本性归于泯灭；要么你就执着于后者，做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以至于在地球上难以找到立命存身之地。前者认为后者是弱者，自己是强者；而在后者看来，情形却恰恰相反。那么，在作者的心目中，又孰强孰弱呢？小说里给出的答案还是比较清楚的。最后的强者和真正的强者是后面一类人。

除了用故事情节来表明和渲染这一思想，作者还调动种种意象来加深人们的印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伴随着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爱情的，总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阴冷凄人的水，长满苔藓的朽木，青幽幽的人影（第四章）；茫茫暗夜中在湖水里溺毙的杰拉尔德的妹妹和为救她而淹死的年轻医生（第十四章）；杰拉尔德父亲的痛苦、丑陋的死，黑夜里教堂基地的潮湿冰凉的粘土和湿腻腻的白花（第二十四章）；夹在四堵峭壁中的冰封雪阻的深谷，谷地中心处的十字架，还有最后冻死在那里的杰拉尔德——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在《神曲》中描画的地狱最底层（第三十章）。这

些场景又恰好分别出现在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爱情历程的起止点和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与此相反，伴随着伯金和厄秀拉的爱情的却是皎洁美丽的月光。这象征着人类的本能和天性的月光轻浮在象征着世俗尘世的水面上，任何人为的打击都灭绝不了它。劳伦斯在第十九章中对这一情形加以大段大段的描写，那细腻动人、文采飞扬的语言历来为评论家赞不绝口。

作家所以不惮劳苦地反复渲染这些意象，就是想使读者在做人形社会机器和做本来面目的人之间选择后者，成为他心目中的强人。他怀着一腔热血在虔诚地说教，使书中有些段落几乎成了掩藏在艺术中的布道书，而他则成了宣扬自己创造的宗教——自然的人类之爱——的狂热的先知。

正因为书中的爱情故事里隐藏着一种“宗教思想”，而伯金又是这种宗教思想的代言人，他就会象所有宗教先知一样：在世俗的眼光中，他是弱者和愚者，不识时务，不谙人情，生活坎坷；但是就个人的精神世界来讲，他却是强者，孤军奋战与全社会对抗而不后悔，矢志不移，最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社会和个人固然有矛盾，但它们又是在统一体中。人形社会机器可能会有，而飘然在社会之外的人却是没有的。所以，劳伦斯笔下的强者总有几分虚幻，靠的是精神胜利法，到头来还是软弱的，经不起现实的碰撞。伯金和厄秀拉赢得了幸福，他们的思想看来是胜利了，但出路何在呢？只有远走高飞了之。然而，靠这样是飞离不了社会的，宗教在尘世中是难以实现的，人还是社会的人。

作者自创了自然的人类之爱（包括本能之爱）的宗教，又以毕生的精力在奔走鼓吹。他呼吁亲朋好友助他一臂之

力，以建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团（还不是社会），结果却一事无成。他自己颠沛流离一生，无立命存身之地，最后身患痼病，在不惑之年郁郁而终。他一生中也有过动摇彷徨，但至死未改初衷。做为社会上的人他是软弱的，做为精神上的人他却是坚强的，并为西方现代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纵观作家生平，也为我们理解在《恋爱中的妇女》这部小说中表达的思想作了一个很好的脚注。

译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

目 录

代前言	1
第一章 姐妹俩	1
第二章 肖特兰茨	21
第三章 教室	36
第四章 跳水人	50
第五章 火车上	60
第六章 薄荷酒	73
第七章 图腾	94
第八章 布莱德尔比	101
第九章 煤粉	138
第十章 写生簿	149
第十一章 岛屿	154
第十二章 地毯	169
第十三章 米诺	183
第十四章 水上游园会	198
第十五章 星期天傍晚	246
第十六章 男人对男人	256
第十七章 工业巨头	273
第十八章 野兔	301
第十九章 月光下	315
第二十章 格斗	344

第二十一章	门 槛.....	359
第二十二章	女人对女人.....	379
第二十三章	远 足.....	393
第二十四章	死与爱.....	420
第二十五章	结婚与否.....	459
第二十六章	椅 子.....	464
第二十七章	迁 移.....	478
第二十八章	古德伦在鹿巴杜咖啡馆.....	500
第二十九章	大 陆.....	508
第三十章	冰封雪阻.....	584
第三十一章	退 场.....	631

第一章

姐妹俩

一天早晨，厄秀拉和古德伦·布兰文坐在父亲在贝尔多福的房屋的前窗，一边聊天，一边忙着各自的事情。厄秀拉手中拿着色彩鲜明的绣活在绣花。古德伦的膝上放了块画板，她在上面画着。两人很少讲话，只是在心中浮起什么念头的时候，才开口说上一会儿。

“厄秀拉，你真的想结婚吗？”古德伦问。厄秀拉把手里的活儿放在腿上，抬眼望去。她的表情中透露出娴静和对人的体贴。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说。“这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古德伦有点儿吃惊，盯住姐姐看了一会儿。

“哟，”她挖苦道，“这还能有别的意思吗？不过，你不觉得结婚会改善你目前的处境吗？”她有点儿不快了。

一丝阴影掠过了厄秀拉的脸颊。

“可能吧，不过我也不敢断定。”她说。

古德伦又停了一会儿，感到有点儿恼火。她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

“你不觉得一个人需要体验一下结婚是什么滋味吗？”她问道。

“你以为这只是一种必须有的体验吗？”厄秀拉反问道。

“当然啦。”古德伦淡漠地说。“要是这样，要是是

那样，也许让人不大受用，但总该是一种体验呀。”

“那倒不见得，”厄秀拉说，“更可能是体验的结束呢。”

古德伦坐着不动，留神听着。

“当然喽，是要考虑到那种可能性。”她应道。谈话到此告一段落。古德伦几乎是赌气地拿起了橡皮，把画上去的擦掉一些。厄秀拉又开始专心致志地绣活了。

“要是有好机会你也不考虑吗？”古德伦又开口问道。

“我想，这样的好机会我已经推掉过几次啦。”厄秀拉回答说。

“真的吗！”古德伦的脸涨红了。“真有什么值得讲给我听听的吗？你真有这种事？”

“这事一千年也难得遇上一回，他可真是个好人。我真喜欢他。”厄秀拉说。

“是吗？你可真动心了吧？”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却没有。”厄秀拉说。

“到了紧要关头，人才不会动心呢……哦，要是我真的动了心，那就马上结婚。我心里倒是动了念头，可那是在对我说别结婚。”这一下，逗得姐妹俩脸上都亮起了笑意。

“真是怪事，”古德伦嚷道，“多么强烈的诱惑呀，居然让人不想结婚！”两人四目相视，大笑起来，内心深处又都感到害怕。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厄秀拉在刺绣，古德伦在画素描。姐妹俩都已是成年女子，厄秀拉二十六岁，古德伦二十五岁。可是两人神情中又都有现代女郎那种处女才有的冷漠。与其说她们是青春女神的姐妹，倒不如说是月神的姐妹。①古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喜爱狩猎，终身不嫁，是处女的守护神。——译注，下同。

德伦长得很美，性情冷漠，有着细腻的肌肤和柔软的腰肢；穿一身深蓝色的丝绸衣服，领口镶着蓝色的褶裥饰边，袖口上还有绿色花边；脚上是一双艳绿色的长统袜。她的自信而谦虚的神态同厄秀拉那种敏感的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地人见到她那样镇定自若，态度又那样直截了当，不由给唬住了，都说：“这真是个时髦女人。”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里，她当了几年学生，过着画家的生活，眼下刚从那里回来。

“我真希望有个男人来就好了。”古德伦说着，突然用牙咬住下唇，扮了个怪相；象是在狡猾地微笑，又象是陷入了极度苦恼中。厄秀拉从心里感到害怕。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回家，好在这里等他吗？”她笑着说。

“哦，亲爱的，”古德伦声音刺耳地喊道，“我不会费心去找他的。不过，要是真的来了这么一个人，非常迷人，又有钱……那么……”她故意把话讲得吞吞吐吐，语气中全是嘲讽。然后她瞧着厄秀拉，象是要从她脸上探察出什么来。“你就从没有感到厌烦吗？”她问姐姐，“你有没有觉得，事情总是实现不了，就没有能实现的事情！什么事都是刚一冒芽儿就完了。”

“什么事刚一冒芽儿就完了？”厄秀拉问。

“哦，所有的事，……包括人自己……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又是沉默。姐妹俩各自在模模糊糊地想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让人感到可怕。”厄秀拉停了一会儿，又问：“不过你是想通过和人结婚去什么地方吗？”

“看来那是难免的了。”古德伦回答说。厄秀拉默默地想着这些，心里泛起一股苦味。她是威雷格林中学的女教

员，在那儿已经干了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这只是抽象地想想罢了。可是真的想想看，随便一个你所认识的男人，每天晚上回到你身边来，说声‘你好’，再吻一下你……”

全然的沉默。

“真的，”古德伦放低了声音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个男人使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当然啦，还要有孩子……”厄秀拉犹犹豫豫地说。

古德伦的神情变得严厉了。

“厄秀拉，你真的想要孩子吗？”她冷冷地问道。厄秀拉脸上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来。

“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的。”她回答说。

“你真喜欢这样吗？”古德伦问，“想到养孩子，我可产生不了什么感情。”

古德伦看着厄秀拉，脸上毫无表情，象是戴了假面具。厄秀拉皱起了眉头。

“也许这不是真的。”她支吾着说。“也许人们并不真的想要孩子，表面上想要，心里却不想。”古德伦脸上又闪过严峻的神情。她不希望把话说死。

“可是一当想到了人家的孩子……”厄秀拉又说。

古德伦盯住姐姐看，几乎是怀有敌意了。

“可不是嘛。”她说道，不再开口了。

姐妹俩默默无语地干着各自的事情。厄秀拉身上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气，这是发自天性的热情；有时它是迷人的，感染人的，有时又会得罪人。她大部分时间自己过活，一人独处，日复一日地工作，总在思索，试着去把握生活，并理解它。她眼下的生活似乎是在原地踏步，可是在暗中，在某个隐秘的所在，却有着什么东西就要流过。这等等

她能去冲垮心灵上最后一层硬膜了。她象是在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似乎要尽力伸出自己的手，却又不能，或者说眼下还没有。她怀着一种奇特的预感，它暗示了某件事情就要发生。

她放下手中的活儿，瞧着妹妹。她觉得古德伦很迷人，非常迷人。这魅力来自她肌肤的细腻、柔软和丰满，来自她那窈窕的体态。她身上的顽皮尚未褪尽，还带有一种淘气的、爱挖苦人的神情，和纯洁少女的冷漠态度。厄秀拉全心全意地赞赏着她。

“普鲁内，你干吗非要回家来呢？”她问道。

古德伦知道姐姐正在欣赏自己。她从画板上抬起身来，一双秀气的眼睛从睫毛下面望着厄秀拉。

“我为什么要回来吗，厄秀拉？”她重复着问道，“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千遍了。”

“你也不知道为啥吗？”

“不，我想我是知道的。我想，我回家就是为了以退为进^①。”

她慢条斯理地盯住厄秀拉看了半天，脸上是一副学识满腹的神气。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厄秀拉嚷道，可是神色中却有几分困惑和心虚，就好象自己不知道似的。“可又能跳到哪儿去呢？”

“哦，跳到哪儿有什么关系。”古德伦说，口气中流露出几分傲慢。“只要跳过去，总要落在哪儿的。”

“这不太危险了吗？”厄秀拉问。

古德伦脸上浮起一丝嘲弄的微笑。

“嗨，这不就是嘴上说说嘛！”她说，朗声笑了起

① 原文为法文。

来，不再开口了。可是厄秀拉还在郁闷地沉思着。

“现在你回家了，觉得家里怎么样呢？”她开口问道。

古德伦没有回答，表情很冷淡，过了一会儿才不动声色地讲了心里话。

“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

“那父亲呢？”

古德伦几乎是在怨恨地盯着厄秀拉，象是被人逼入了绝境。

“我没去想他，我觉得算了。”她冷冰冰地答道。

“是的，”厄秀拉颤抖着说。谈话到这里真的结束了。姐妹俩发现自己面对一片空虚，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两人好象还从上边往下瞧来着。

她们缄默不语地忙活了半天。古德伦心中某种受到压抑的感情使她脸红了。她恨这种感情又被人唤醒。

“要不咱们出去看看那场婚礼好吗？”她终于开口问道，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好吧！”厄秀拉嚷道，扔下手中的活儿，跳起身来。她显得太热心了，象是要躲开什么，这就暴露出方寸气氛的紧张；古德伦心中不由一阵反感。

她上楼去了。厄秀拉又感觉到了这所房子，这是在她身旁的自己的家。她不喜欢它，这个让人不舒服的、太熟悉了的地方！在情感深处，她害怕这个家，害怕这个环境，害怕整个这种陈腐的生活。她被自己的这种感情吓坏了。

没过多久，两个姑娘已经沿着贝尔多福的主要街道向镇中心走去。街道很宽，两旁商店和住宅参差交错，格局凌乱，一副穷酸肮脏相。古德伦在赛尔西区①和萨西克斯郡住

① 赛尔西区是伦敦市文化区，在该市西南部，艺术家和作家多寓居于此地。

惯了，乍一来到英国中部这个矿工住的小镇上，真被它的丑陋不堪给吓住了。不过，她还是穿过眼前这片破败猥琐的景物，沿着长而不规整、满是砂砾的街道向前走着。一路走去，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觉得周围一切都令人难受。真奇怪，她竟会决定回家来，体验这种破破烂烂、贫瘠丑陋的环境对自己的全部影响。她为什么要屈从于这种让人无法承受的折磨呢？其貌不扬而又不足道的人们，破了相的乡村景象，她还要继续忍受这些吗？她觉得自己象是只在灰尘中挣扎蹒行的甲虫，心中充满了厌恶。

两人转下大路，穿过一个黑黢黢的小公园。公园里七零八落地戳着一些洋白菜根，上面沾满煤灰。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雅，也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到耻辱。

“真象是在阴间的什么地方，”古德伦说，“矿工们把它带到地面上，又一锹一锹地堆了起来。厄秀拉，这真棒，棒极了——妙极了，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人们全是些鬼魂，什么都是鬼影憧憧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可怕的复制品，复制品，鬼魂，全被玷污了，都是脏的。真象是疯了，厄秀拉。”

姐妹俩正走在一条黑乎乎的小路上，小路穿过一片污黑肮脏的田地。路左面景色开阔，有一条坐落着星星点点的矿井的峡谷，对面山坡上是玉米地和树林。距离遥远的它们看上去灰蒙蒙的，如同罩上了一层黑纱。白烟黑烟袅袅升起，形成一条条静止不动的烟柱，在晦暗的天空中显得妙不可言。眼前又出现了列成长排的住房，歪歪扭扭地接近了山坡，又在坡顶上排成了笔直的行列。它们是用发暗的红砖砌成的，不太结实，顶上铺着石板瓦。姐妹俩脚下的小路是黑色的，由往来的矿工踩踏而成；铁栅栏就横在路和田地之间。通向通路口的铁栅栏登梯闪闪发亮，那是过往矿工的厚毛头